

# 后苏哈托时代福建籍华人社团与印度尼西亚多元社会的构建

黄玲毅 丁丽兴\*

**摘要：**在 1998 年后上台的印尼新政府推行民主化改革的框架下，印尼华人尤其是福建籍的华人社团纷纷出现。凭借着其独特的优势，福建籍华人社团充分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本，在社会福利、文化教育和经济交流等领域积极参与印尼的多元社会建设，成为当前印尼华人落地生根、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推动力量。

**关键词：**后苏哈托时代 福建籍华人社团 印尼多元社会 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 D734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12)05-0060-06

## Fujian-oriented Chinese Organiza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donesia Multi-Society during the Post-Suharto Era

Huang Lingyi & Ding Lixing

**Abstract :** With the current context of diplomacy reformation implemented by Indonesia governments after 1998, tens of and hundreds of Indonesian Chinese organizations, especially Fujian-oriented Chinese organizations have sprung up in the last few years, and now they have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engines to promote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life plant” and blending in the local society, through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multi-society construction in the aspects of social welfare, culture, education and economy.

**Key words :** Post-Suharto Era; Fujian-oriented Chinese Organization; Indonesian multicultura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福建籍华人社团在印度尼西亚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印尼建国后的苏加诺时代曾经有过辉煌的发展时期。1965 年“9·30”事件发生后，随着印尼华侨社团全部被取缔，福建籍华人社团多数也被迫解散，仅有少数以基金会名目继续活动。1998 年后上台的印尼新政府解除了党禁政策，允许华人组建政党和社团，由于福建籍移民在印尼的数量优势以及地缘血缘的因素影响，福建籍华人社团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恢复和发展，并且成为印尼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推动力量。本文拟就后苏哈托时代印尼福建籍华人社团的重建和发展状况及其在构建印尼多元社会中的重要贡献作一些初步的探讨，希望能给当代华侨与当地社会关系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

启示。

### 一、后苏哈托时代印尼福建籍地缘性社团的新发展

自苏哈托下台后，新成立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已历经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和苏西洛 4 届总统。随着民主改革的深入，印尼政府不但逐步改变了以往歧视和排斥华人的不当政策，为华族正名，恢复华人印尼公民应有的政治和社会权益，还进一步鼓励华人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印尼华人生存和发展空间

\* 黄玲毅：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外文学院讲师；丁丽兴：福建省档案馆博士

明显扩大,不但开始自由组党建团参与当地社会政治生活,而且陆续复办了许多新秩序时代被取缔的同乡会、联谊会和校友会等华人社团,还成立了更多新的华人社团组织,印尼华人社团步入复兴阶段。

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后存在的新老印尼华人社团大概有650个左右<sup>①</sup>,其中宗乡会、校友会和基金会组织占据较大的比例,但业缘性社团数量则明显减少,并且以基于印尼商品贸易需求之上的商会居多。在众多印尼华人社团中,人数比例较大的福建籍华人社团是印尼华人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截至2008年,在印尼已注册的各种类型福建籍华人社团共有96个,约占印尼华人全部社团数的15%。这些福建籍华团大体上又可分为福莆籍、闽南籍和闽西客家籍,其中福莆籍华团共有54个,占印尼福建籍华团总数的56%,闽南籍华团共有31个,占32%,闽西客家籍共有6个,仅占6%。除此之外,伴随明清后闽人向印尼移民数量的增多,福建地方性的民间信仰如妈祖信仰、保生大帝、闽南的大伯公信仰(福德正神)、三平祖师等也随之传入印尼,因此,福建籍华团还包括诸如南石竹寺、雅加达妈祖庙等宗教类组织。因本文考虑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将另文予以专述。下文将主要以省、府、县为籍,列举出近年来在印尼活动的福建籍各类型华人社团。

以省为单位组建的地缘性社团有:勿里洞福建公会、雅加达福建社团、苏北省丁宜市福建会馆。福建省与外省华人的跨省联合:印尼福建山东社团。

以府为单位组建的地缘性社团有:东爪哇福州十邑同乡会、福州印尼苏北同学联谊会、万隆福州同乡会(西瓜)、东爪哇漳属同乡会、(雅加达)龙岩同乡会、雅加达福州同乡会、泗水东爪哇泉属会馆、兴安会馆、印尼苏南巨港漳属同乡会。

以县为单位组建的地缘性社团有:雅加达南安同乡联谊会、苏北南安同乡会、同安同乡联谊会、雅加达福建永春公会、雅加达永春互助会、西瓜哇展玉永春公会、(雅加达)永春同乡联谊会、苏加巫眉永春会馆、茂物永春会馆、印尼雅加达永定会馆、印尼万隆永定会馆、井里汶永定会馆、日惹永定会馆、东加省三马林达市永靖公会、印尼晋江同乡会、东爪哇仙谿公会、印尼棉兰安溪会馆、印尼占碑安溪公会、印尼巨港安溪公会(同乡会)、印尼峇淡岛安溪会馆、印尼福清公会总会、印尼西瓜哇省万隆市福清同乡会、东爪哇省福清公会、日惹特区福清公会、雅加达福清

公会、中爪哇万由玛士州福清公会、东爪哇省梭罗市福清公会、茉莉芬州福清公会、东爪哇玛琅福清公会、中爪哇直葛福清公会、斗旺福清同乡会、井里汶福清公会、西瓜哇展玉福清公会、西瓜哇苏甲巫(亚)眉市福清同乡会、东加里曼丹省三马林达市福清同乡会、西瓜哇省井里汶县福清公会、南加里曼丹省马晨市福清公会、东加里曼丹省打拉根市福清分会、东加里曼丹麻里巴板福清同乡会、西瓜哇斗旺县福清公会、南苏门答腊省巨港市福清筹委会(分会)、印尼楠榜省福清分会、中爪哇省沙拉笛加县福清同乡会、中爪哇省马吉玲县福清公会、东爪哇多隆亚公福清分会、中爪哇省三宝垄市福清同乡会、东爪哇省谏义里市福清分会、印尼福清社团联合联络小组、印尼南苏拉威西省锡江市福清公会、印尼东爪哇省玛琅市福清公会、印尼东爪哇省福清公会。

以“乡”或者“镇”组建的地缘性社团有:棉兰瀛洲(闽侯甘蔗镇)同乡会。

福建省籍内部区域性联合社团:闽南公会、福莆同乡会、万隆闽南同乡会、福莆仙同乡会。

以基金会为名的福建籍华团:印尼锡江晋江崇德慈善基金会、印尼同安互助基金会、印尼锡江漳州慈善基金会、雅加达吉祥山基金会、泗水仙谿福利基金会、苏北福州三德慈善基金会(苏北棉兰福州十邑同乡会)、雅加达西河堂林氏宗祠基金会、闽南基金会、金门互助基金会、印尼福州基金会、万隆福州同乡会基金会、九鲤洞基金会、印尼福莆仙基金会、印尼安溪福利基金会、雅加达水仙花福利基金会、印尼万隆福清同乡基金会、印尼东爪哇泗水安溪互助基金会、雅加达玉融基金会、东方音乐基金会、三宝垄融侨服务基金会、梭罗幸福基金会、锡江福善基金会、泗水服务基金会、万隆福华理事会、雅加达陈圣王庙基金会。

以校友会为名的福建籍华团:雅加达福建中小学校友会、厦门大学校友会、棉兰南安思德中学旅雅校友会。

印尼华人社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由华侨

<sup>①</sup>关于印尼华人社团的总数,迄今为止尚未有过准确的统计,《印华妇女》曾在2007年统计印尼约有450个华人社团组织(数据引自(雅加达)印华妇女,2007年12月刊,第45页)。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资料,截至2010年,笔者估计印尼华人社团的数量应超过700个。

社会变成了华人社会,加上新秩序时代苏哈托全面同化政策的助推,印尼华人逐步融入当地社会,而华人社团也成为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一个渠道。正如梭罗福清公会宣言提出“我们是印尼多元民族中的华族,……身为印尼人民的一份子,我们要肩负起应尽的国民义务”<sup>①</sup>。

## 二、印尼福建籍华人社团与印尼多元社会的构建

建国初期,印尼开国领袖苏加诺便已提出多元和谐的印尼社会构想,“既要不断地使任何可以统一的元素统一起来,更要承认并尊重无碍于统一过程的各个地区、部族的特点”<sup>②</sup>。这些主张的具体实施口号即为“殊途同归”(DIVERSITY IN UNITY,亦可译为多元一体),它要求印尼政府和民众对待不同民族特性和传统时,应持有兼容并蓄的态度。新秩序时代结束后,继任的诸位总统秉承苏加诺的建国理念,改革过往错误的民族政策,提出“建设多元和谐的印尼社会”执政理念,并号召印尼华人积极参与印尼社会生活的各项事务,贡献华族力量。印尼华人普遍认为“建设多元和谐的印尼社会”是指华族积极融入主流社会,各民族之间在保留各自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特性的同时,相互之间保持良好的合作,共同建设和谐、富强的印度尼西亚国家。

在面对居住国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族群环境时,华人个人的力量显得势单力薄,而“社团作为制度化的群体形象,其影响力远甚于个体的自由聚集”<sup>③</sup>。但与印尼华裔总会和百家姓协会等综合性社团专注于呼吁华人热心投身于印尼政治生活不同,福建籍社团关注更多的是如何利用社团力量,在经贸文教等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相较于其他社团大张旗鼓地宣扬与友族的新融合而收效甚微,福建籍社团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更值得借鉴。

扶贫济困一直都是华人社团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但伴随着新政府民主改革的深入和多元化的进一步发展,印华社团已从单纯向华族提供服务拓展至包括华人、其他族裔在内的普通民众,主动关心印尼其他族群的生存和生活状况。2007年中爪哇日惹大地震后校舍倒塌,学生无法上课。日惹福清公会主席陈世祥目睹灾情后,决定筹建班图尔重灾区查拉甘国立小学,得到各地福清公会与社团的积极响应,最终筹得善款7亿多印尼盾<sup>④</sup>。为了向福清公会

表示由衷的感谢,学校已增设中文科目,希望更多的友族学生通过学习华文,了解印尼华族文化。

除积极参与慈善福利事业外,福建籍华人社团也主动关注印尼社会问题和其他族群的生存状况。本文以班芝兰“五脚基问题”为例。五脚基集中在当地商业繁华区,主要是指人行道旁以设摊摆点营生的当地百姓,他们与华人往往互为依托。在1998年暴乱中,得益于五脚基力抗暴徒,班芝兰华人聚居区才能安然无恙。但有关当局突然颁布法令不准五脚基在芝兰街头营业,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当地福建籍华人社团在媒体报道此事,希望当局重视和妥善处理五脚基的生存问题<sup>⑤</sup>,同时亦将协助城市小商贩和三轮车夫作为今后社团工作的重点之一。

福建籍华人社团这种积极参与慈善、福利事业的活动,不仅有利于改善华族在印尼其他族群中的形象,提升双方交往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多族群和谐相处的多元社会格局的建立反过来也有利于华人在印尼的生存状况的改善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甚至是经济活动的开展。华人社团广泛的社会资本以及对团体内部资本的整合,有效地提高了这些社会行为所带来的主观和客观效益,其潜在效益远超单纯的慈善效果,也能够在未来潜移默化地转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更为有利的社会资本<sup>⑥</sup>。

从另一个角度看,“从成为某一群体成员的身份获益是群体凝聚力的基础,而群体凝聚力的增强反过来又使其成员有可能从其身份组织中获益”<sup>⑦</sup>。对于福建籍华人而言,通过参加社团活动可以获得更

① Buku Khusus Mala Perayaan Hari Jadi Ke-80 Himpunan Fuqing Solo, 1925~2005, h.10.(梭罗福清公会庆祝成立80周年晚会特辑 1925~2005)。

② 《在建立一个统一民族中的同化问题》,《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年第3期,第16页。

③ 李明欢:《群体效应、社会资本与跨国网络——“欧华联会”的运作与功能》,《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第36页。

④ 刘议华:《各地福清公会重建日惹国立小学》,《国际日报》2007年12月6日(B8)。

⑤ 《印尼焦点》,香港,2002年10月刊,第55页。

⑥ 在布尔迪厄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中,他将资本划分成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及符号资本。详见 Pierre Bourdieu,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09.

⑦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 of capital” in John G. Richardson(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5, pp.248~249.

多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这种期望值使社团凝聚力得到增强。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家庭和血缘的强调,这种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继承性,由此转化来的社会资本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继承性,这对于需要面对居住国特殊环境的印尼华人来说更具特殊意义,这也是本文选择福建籍华人社团进行分析的重要原因之一。

### 三、福建籍华人社团与印尼多元文化格局的构建

语言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之一,华文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印尼的延续和传承的意义不言而喻。在苏哈托统治印尼的30年时间里,印尼华文教育遭到严厉的禁锢,导致印尼建国后的第二、三代华人基本上不熟悉华语,对中华传统文化了解不多。1998年排华暴乱后,印尼新政府推崇多元民族多元文化,鼓励华人通过华文教育恢复华族文化。印尼总统哈比比1999年发布批准复办华文教育的第四号总统令,成为印尼华文教育真正解冻的标志。2003年,印尼国民教育部将华文纳入国民学校正规课程,成为第四种选修外语。但由于资金和华文师资的不足,印尼政府现在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希望全国20%的学生可在私立学校深造<sup>①</sup>,以此作为将华文教育完全纳入国民教育体制的过渡阶段。

在促进华文教育发展、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印尼华人社团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关于社会资本的论述中谈到,投资于社会关系的目的在于把自我的、私有的特殊利益转化为超功利的、集体的、公共的、合法的利益<sup>②</sup>。华人社团对于华人教育的投入与支持并不仅仅是个人利益的一种诉求,更是对华人群体在居住国的语言、文化传承的一种关注和努力,其目标更是一种非功利的、集体的利益。

目前,印尼华文教育发展极快,不但有几千名华文老师从事各种形式的华文教育,300家由华人社团和宗教组织兴办的正规补习班,并且出现了与国民教育接轨的3语学校,有100多家正规中小学、幼儿园和约40家大学开展了汉语教学,其中,设有中文系的大学约有10所<sup>③</sup>。在这股华文发展浪潮下,印尼福建籍华团顺应政府鼓励私企办学的大好形势,创办学所学校,如万隆福清公会创办的融华华文

学习中心、丁宜福建会馆创办的诚德3语学校、雅加达福清公会创办的伟思语言教育中心、东爪福兴公会与金门慈善基金会等共创的育德3语学校等等,全面开展包括面向印尼华裔青少年的华文教育、面向成年华人的华文教学、面向友族子弟的汉语教学等教育活动。本文以印尼各地的福清公会为例分析华人社团与华文教育的关系。

万隆融华华文学习中心是由万隆福清同乡会2006年所创办,学生人数从最初的1636名增至2008年的1900多名。2006年以来,万隆福清同乡会与暨南大学合办的华文教育专业学历远程函授教育,专门培养印尼华文教育应用型师资人才,学历获得中国和印尼两国政府承认。雅加达福清公会创办了伟思语言教育中心以培养印(尼)中英3语人才为目标,聘请中国教师负责教学工作<sup>④</sup>。福建籍华团创办的这些学校与其他社团学校、补习班为印尼华文教育的持续性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基层的保证,共同构建了印尼华社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一整套完整教育体系的基础。而这些学校不分种族、信仰的招生不但扩大了华文教育的普及面,还让更多的族裔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华文化,促进了民族融合。

对于华人社团来说,其社会资本的累积不仅限于华人社会内部,与祖籍国之间的联系也提供着多种所需的文化、经济资本。而华人社团对华文的重视与推广、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又使这种资本能够保持延续性和扩张性。在中华会馆创建学堂10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日惹永定公会与福清公会、客属联谊会共同集资成立教育基金,推动华教事业。在应对华文师资短缺问题方面,印尼的福建籍华团除自身开办华文补习班外,还积极利用丰富的侨务资源,主动与中国各地海交会和高等院校进行合作。福建省海外华文教育发展中心于2006年与福清公会建立合作机制,派遣教师和汉语教学志愿者赴印尼任教,专职培训海外华文学校师资。2007年,茉莉芬

①李卓辉:《自力更生·面向亚洲·振兴经济——印尼民主改革时代经济篇》,联通书局,2004年版,第140页。

②Pierre Bourdieu,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09.

③宗世海、李静:《印尼华文教育的现状、问题和对策》,《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④《雅加达福清公会伟思语言教育中心积极推广华文教育》,《国际日报》2007年4月4日。

福清公会前往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考察,双方签订合作协议<sup>①</sup>,在师资培训、青少年教育方面予以合作。

如何吸引年轻一代华人关注社团活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也是众多华人社团面临的紧迫问题。日惹福清公会专门举办“印尼福清社团的前景及面临的挑战”座谈会,成立联络中心,开展具体工作,吸引年轻一代参与社团活动,加强对华裔年轻一代的教育培养<sup>②</sup>。万隆福清同乡基金会下属的融华中文学习班开设书法组,中秋节举办的幼儿班、儿童班的游园活动,以及举办中文抄写比赛、讲中文故事比赛、华文歌曲比赛等<sup>③</sup>。

无论是对华文教育的关注还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实际上都是华人社团对文化资本的累积,并通过这类文化活动确保未来华人社团在文化观念上的相似性,适应社团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此时的文化资本不仅仅可以在未来中国与印尼交往中转化为经济资本,也是印尼华人在印尼社会确立社会资本的重要支柱之一。

#### 四、福建籍华人社团与印尼经济的发展

在各种类型的社团中,相较于血缘宗亲类社团和地缘社团,经济社团拥有的社团成员数量较多。随着社团成员的增多,社团拥有的社会资本总量也就多,二者之间呈现正比例发展关系。印尼华人在印尼的经济实力不可小视。根据福布斯 2007 年的统计,仅三林、叁布纳、芝普拉和罗达玛四个华人企业家族的财富 2007 年就达到 13.55 亿美元,创下 14.42 亿美元的营业总额(未包括芝普拉集团)<sup>④</sup>。这些华人企业家少则参加两个华人社团组织,多则十数个。虽然目前笔者并未发现专门的福建籍经济类社团,但实际上在印尼华人主要商会领导层中不乏福建籍华人活跃的身影,或担任社团直接领导人,或出任重要职位,如中华总商会原主席陈大江(祖籍福建漳平)、中华总商会现任主席、工商会馆中国委员会主席纪辉琦(祖籍福建福清)、印中商务理事会主席、东爪哇大企业家基金会主席林文光(祖籍福建福清)等。

新政府时期的印尼华团已转变过往单纯发展华人经济的思想观念,除扩大与原住民经济实体之间的经贸合作,华人社团还利用与世界华侨华人社团之间的联系往来,积极为印尼发展经济引进外国投

资,尤其是与中国的经贸合作。自 2005 年 4 月两国签署宣言建立中国—印尼战略伙伴关系后,两国的经贸投资往来与合作大大加强,两国贸易额在 2010 年年底已增加到 488 亿美元,而 2011 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访问印尼时更表示争取到 2014 年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 800 亿美元<sup>⑤</sup>。与此同时,印尼与福建省之间的贸易关系也日益紧密。根据福州海关 2011 年第一季度末的统计数据,印尼已经是福建省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11 年前 2 个月,福建省对印尼进出口贸易额为 5.5 亿美元,增长 57.6%,占同期福建省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的 23.4%<sup>⑥</sup>。在印尼的福建籍华人数量众多,并且在印尼各行各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再加上新时期印尼华人社团与中国及其他国家华人社团之间频繁交流,使他们能够在中印(尼)各个领域间的沟通往来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几十年来,作为中国的沿海省份,福建省经济发展迅速,又是传统侨乡,各国华侨华人回祖国投资也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年,福建又被定义为海峡西岸经济区,有着对台开展经济合作的独特优势,在经济交流方面是大有可为。近年来,印尼各华人社团抓住有利时机,推动双方企业家互相投资,繁荣印尼经济。

一方面,福建籍华人社团注重与福建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合作,拓宽印尼各地与福建省的经贸往来。2006 年 10 月,印尼晋江同乡会接待了福建省对外经贸经济合作厅考察团<sup>⑦</sup>。2007 年 7 月,福建省

①《茉莉芬福清公会 39 人动身访华,考察福师大福清分校并签订合作协议》,《国际日报》2007 年 5 月 25 日。

②2010 年 11 月 17 日,在印尼中爪哇梭罗市福清公会会所与梭罗福清公会名誉主席陈泽太老先生的访谈资料。

③《中秋园游盛会彩灯辉煌,万隆融华学生突破 1636 名》,《国际日报》2005 年 9 月 24 日。

④Marleen Dieleman, Shock-imprinting: External Shocks and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Indonesi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30 June 2009, pp.7.

⑤《闽成印尼对华经贸登陆点》,《大公报》2011 年 5 月 25 日。

⑥《福建与东盟贸易额增四成,印尼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新闻网,2011 年 3 月 30 日, <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1/03-30/2941217.shtml>.

⑦《晋江同乡会宴请福建经贸代表团》,《国际日报》2006 年 10 月 8 日。

副省长叶双瑜率领的经贸代表团通过三宝垄福清公会、闽南公会的介绍,与中爪哇玛罗提央多省长进行经贸协商,并同中爪招商处和工商协会企业家签订了框架协议<sup>①</sup>。7月27日,福建省经贸代表团还与雅加达的福建山东华社、福清公会、吉祥山基金会、金门互助会、永定会馆、同安互助基金会举行了经贸洽谈会。

另一方面,福建籍华人社团协助家乡所在地市、县相关部门在印尼举办恳亲、联络和招商活动。2006年,应雅加达福清公会永久名誉主席、印尼三林集团林绍良的邀请,福建省经贸考察团访问印尼,与30多个福州籍同乡社团会面,签订了9个投资贸易项目,总投资达2.79亿美元。同时,一批福州长乐民营企业企业家与雅加达福清公会理事会主席、钢铁大王郑年锦合资,在雅加达投资1.25亿美元,建设年产50万吨特种钢的新中亚特钢厂<sup>②</sup>。该项目不但发展前景十分看好,而且也符合印尼政府引进外资的愿望。

印尼福建籍华人社团与福建省之间也进行多次的访问活动。仅2007年一年,就有吉祥山基金会、雅加达福清公会等福州籍华人社组织与来自福州市及福清市的代表团举行的经贸项目推介会,永定会馆和龙岩会馆与龙岩市人民政府经贸团举行的2007年“世界龙岩投资洽谈会”推介会和恳亲会、龙岩客家籍贤达陈大江(漳平籍)等接待龙岩市侨务海外联谊团的考察,印尼晋江同乡会、南安同乡联谊会及安溪福利基金会与泉州市代表团举办经贸恳谈会,等等。

双方的经贸互动进一步提高和增强了两国企业家在原有基础上的合作空间,形成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促进双方的文化交流。因此对于华人社团而言,充分利用好社会资本,利用社团可以动员的关系网络,可以对经济资本的累积起着重要的作用。

## 五、结语

福建籍海外移民的历史必须置于移民与当地社会互动的语境中予以理解。就实质上而言,印尼福建籍移民的生存发展历程也符合孔飞力教授(Philip A. Kuhn)眼中“华人”与“他者”互动的历史语境<sup>③</sup>。从印尼建国后的苏加诺时代到苏哈托的新秩序时代,当地人与华人互为“他者”,彼此间有理解有依存,但是也有竞争和对抗。到后苏哈托民主改革的新时代,

当地社会的华族观正在发生积极的嬗变,而作为外来者的华人也在为落地生根做出不懈的努力,也就是说,互为“他者”的双方正在逐步走向一种同为“自我”的建构过程,这也正是当前福建籍华人社团作为印尼华人社会一个重要地缘性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有组织地融入当地社会、构建多元社会的意义所在。对于印尼华人而言,华人社团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累积以及相互转化、互相促进对未来华人在印尼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融合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更好地利用好这三种资本、促进三者的转化发展是摆在社团领导人面前的重要任务。而文中专门提及的印尼福建籍华人社团在这方面则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①《叶双瑜率团访中爪,两省加强友好开发直通航线》,《国际日报》2007年7月31日(B8)。

②《福州市经贸考察团赴印尼、新西兰访问考察纪实》,福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网站(2006年8月28日), Available at <http://www.fao.gov.cn/wsd/report.asp?name=0828ynxxl>。

③ 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转引自李明欢:《海外华人移民的现代篇》,《读书》2009年第8期,第76~77页。